

週刊

唯民

編主民初鄧

卷三第

本期內容

- 鄧初民譯 難道中國獨勝在印度的後面嗎?.....元
- 鄧初民譯 民主版子.....初
- 鄧初民譯 音樂行.....元
- 鄧初民譯 這次和談的前途怎樣?.....辛
- 鄧初民譯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發生麼?.....辛
- 鄧初民譯 向人民學習.....初
- 鄧初民譯 學習演說之七
- 鄧初民譯 唯物辯證法底辯法則(哲學講座).....初
- 鄧初民譯 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是甚麼民主
- 鄧初民譯 或：和平建國所要建的是甚麼國(政治講座).....初
- 鄧初民譯 與王芸生先生論大公報書.....初

贈閱

6

版出日六廿月十年五十三國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唯民雜誌

難道中國印的後面能落嗎？

自國民黨軍攻佔張家口，國民政府即片面的頒佈國大召集令，時局一時陷於特別嚴重的局面。然自蔣主席於本月（十月）十六日發表了處理時局的聲明以後，接着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發表了對當前時局的鄭重聲明，加以政府當局又派大員赴滬與各黨各派及社會黨達交換時局意見，即在滬開始非正式商談，本月二十一日各黨各派及社會黨陸續抵京，中共周厚來氏亦隨即飛京，於該日上午十一時偕同第三方面代表張君勱、黃炎培諸氏進謁蔣主席，非正式商談即可在京繼續開始。昨席似已可有轉變了。

然而和談前途如何，有識之士仍是不免抱着「杞憂」，并預測其必難有結果，問題的關鍵在那裏呢？與其說由於國共兩方所提條件相距解決之途甚遠，倒不如說帝國主義的片面援助政策及國內反動派濫請美國干涉，勾結美國反動派的行徑，阻礙了真正走向和平民主之路。換言之，如果還有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及國內反動派勾結美帝國主義狼狽獨好，有待無恐的情況與狀態，中國任何複雜困難的問題，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不信，請看印度的印印之爭，已得到了合作之途的先例。老實說：印度回歐與印印國民大會之爭，其結局也不下於國共之爭，它是怎樣走上合作之途的呢？就是由於他們雙方都不勾結美國，都不邀請外國干涉。印度大會報十月二十一日社評末後一段說：

「其次，我們覺得當前的一大威脅就是戰時列強的擴張傾向。這一個傾向是像水一般，專向固際的「政治真空」地帶下流。所謂「政治真空」地帶，除掉了戰敗國家以外，所謂不能團結的國家，也是不能逃出這個範圍的。印度獨立後，英國的勢力即將撤退，一個獨立而分裂的印度，就極有構成這種「政治真空」地帶的可能。現在有許多國家已經成了戰時列強的勢力爭奪範圍，一個打內戰的印度，就決不能倖免。但我們從印度各領袖的口中，知道他們對於這一點已經早有了清楚的認識。甘地說，國大黨決不勾結英國；尼赫魯在上月七日廣播時，特意聲明不擔任何國家附庸，而佩納在上月十一日向新聞記者談話時，也強調了「只須遵照歷史教訓，即知不應邀請外國干涉」的一句話。倘使這種地位領袖能夠把握住這一個明智的原則，那麼這次印印的合作，將不僅鞏固了印度建國的基礎，它對於國際和平，也不是沒有貢獻的。」

最後，我們願意聲明，我們對於印印合作的成就，是特別感到興奮的。中國脫離外力的束縛比印度為早，但是國內的團結，到今天還沒有完成。我們因為沒有團結，所以還沒有脫離外方力量的目標。但我們相信，憑着我們人民的努力，這一種艱苦的試驗，終久是可以克服的。從這次印印合作的成功，我們中國人也不應該意味到一個光明的預兆嗎？

是的，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意味到一個光明的預兆。這個光明的預兆，就是要求中國的領袖，也能像甘地、尼赫魯一樣，懂得遵照歷史教訓，不勾結美國，不邀請外國干涉。但也要中國人民拿出力量來，迫使美軍退出中國，迫使美帝國主義政府縮短其擴張政策，同時，也要給國內反動派以壓力，不許它借助外援，引狼入室。難道中國還能落在印度的後面嗎？

民主販子

(宇)

今天在某處吃飯，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今天聽某報曾罵你是一「民主販子」。猝然聽起來，民主販子好像是一句罵人的話，同掉吃做的人，也要得這是在罵我了。

但仔細一想，這那真是一句罵人的話呢？簡直恰恰相反，是一句恭維人的話。那麼，為什麼那個朋友居然說我稱我為「民主販子」是罵我呢？這大概起於一個下意識的舊觀念，在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中，往往把一些做小生意的人，叫做什麼「販子」，例如「糖販子」、「牛販子」之類。而居四民之末，「販子」尤其是一種賤稱。那麼，某人是一「民主販子」就顯得某人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高貴人，而只是一「糖販子」、「牛販子」的一夥，這個人就不見重於社會了。因

之「民主版子」進食罵罵人的話了。

殊不知今天的「共產版子」、「牛版子」在封建法西斯統治下，畢竟不見容於社會。假「民主版子」則不難，民主是支配世界的主潮，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以法西斯戰爭。廣大戰爭結束後，重看法西斯版子，希特勒、墨索里尼、一個個看一個倒下去了。

雖然自己本是法西斯的兒子徒弟，也要咬破牙巴骨把法西斯罵個狗；雖然自己本是反民主的暴君、獨夫，也要咬著良心（不是良心）把民主捧一場。一個個小資產階級的人，斷不該會像、假裝、不認珍珠、寶貝，他來販賣「民主」，不是頂瓜瓜了嗎？

還說，「民主版子」，當然不像「豬販子」、「牛版子」一樣是罵人的話，而倒是讚揚人的話。

何況在我們民主人士，站在民主立場，尤其是站在民主版子獨立場來說：「豬販子」、「牛版子」，何嘗就是職業呢？任何商業買賣，（不論是大量小量），在現代社會裏，都是正當職業，販豬、販牛、自然也是正當職業。我老實告訴大人先生們吧，我的祖父就是販牛的一就是牛版子。到我的父親，才踏上五大夫之門，我也才跟若有機會上學讀書，從牛版子的家出身，而升到了「民主版子」，這在我真是榮幸！何罵之有？

不過我很擔心，今天的中國，除了「民主版子」以外，怕還有「法西斯版子」，如某某稱呼我是「法西斯版子」，那我才要問

這次和談的前途怎樣

鄧初民

自本月（十月）十一日國民黨軍佔領張家口，旋即於十二日召開國大召集令後，中國局勢已趨向由軍事分裂到政治分裂的全面大破裂的死亡。誰都在坐臥不安，好像只有等待死亡的到來。據着國民政府主席於本月十六日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之聲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亦於本月十七日發表對當前時局之聲明，其間政府復派大員赴滬與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交換時局意見，并在滬開始非正式商談。本月二十一日，中共、民盟、及第三方面代表人士即全體由滬飛京，準備開始正式商談，局勢又有了一線轉機，誰都在提心吊胆，期待着局勢的起死回生。

然而客觀的事實發展，往往是與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的，過去的教訓太多了，今天還是只有從理智的來看客觀的事實，才不至被一些新的把戲弄得白頭一場。客觀的事實究竟怎樣呢？下面就是雙方開出來的假帳——雙方發表的聲明，將主席聲明中的八點是：

（一）依照今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恢復交通辦法，立即恢復交通；（二）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執行小組及北平之執行部內，雙方不能同意之爭執，依照本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辦法處理之；（三）今年六月間所擬定之東北軍駐地，應即定期實施，將河北華中之國軍與共軍暫住地，以待三人小組協商解決國軍與共軍之駐地分配及整頓統編與撤編諸事宜，而達成全國軍隊統一之目的；（四）五人小組所擬成立之務議，應即交由政協聯合小組，獲得其協議；（五）國內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解決之；（六）應即召集參議會，應即召開，商訂憲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國民大會作爲討論之基礎；（七）在共產黨同意以上各點後，即下令停止軍事衝突，在下令之同時，共產黨應宣佈參加國民大會，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聲明中重要之點是：
「……所以本黨沒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復舊態。今日信託的破壞標準爲何？這就是十一月十日蔣介石、毛澤東、馬歇爾三人親自簽署的停戰令，與一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和全體敵偽代表一紙通過的政協決議。本黨曾表示最後最大讓步計，茲特再重聲明：今日一切會議如欲其有其實效，必須承認停戰、敵我兩協定的地盤效力。即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爲一切軍事商談的準則；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每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

官持命哩！

「民主版子」裏最極我的，對黨某報。

(初)

言與行

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十週年紀念日，陪都文化界人士開會紀念，被邀請者，除中共政協代表吳下草先生，大華月刊主編馬哲民先生等外，有本刊主編郭初民先生。

郭先生說他在上海時，曾與魯迅先生見過一面，魯迅先生的著作，他簡直沒有讀過一篇，但他很肯定的說：他對魯迅先生是有相當認識的。他從一個最基本的本路上談魯迅先生，這就是魯迅先生一生，都是把他個人的利害和人民的利害結合在一起的。魯迅先生是爲人民服務的，是爲人民大眾謀利益的。所謂魯迅先生爲人民服務，爲人民大眾謀利益，並不是站在人民大眾之外，更不是站在人民大眾之上，而是站在人民大眾之中，這就是說魯迅先生認爲他就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爲他雖然丟掉了他那士大夫的架子，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爲人民大眾說話，爲人民大眾服務，於是就形成了他那崇高偉大的人格，獲得我們紀念，獲得我們學習。

這些說話，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登出來了，不料有些人覺得奇怪，他們說：郭初民既

此外還應該看第三方面怎樣說。第三方面據最近大公報上海二十一日上午十時電加急專電：「連日商談內容：(一)先停戰。(二)就地停戰。(三)組織軍事觀察團，由政協代表參加前任各戰地觀察團。談國府改組問題，商妥以後一致參加政府。(四)商討國大問題，獲得協議後，一致參加國大。」

這裏我們要把國共雙方所開出來的價錢，給斤較兩的來加以衡量，勢不可能。但無論如何得怎樣高，條目列得如何多，中心問題總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究竟能否真正的完成民主建國的願望。或者說中國所追求的到底是中國民主建國的實現與完成，抑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被軍事消滅？這也就等於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等等到底是有有效無效？亦即以新說的話，簽過的字，下過的命令，提供過的保障，答應過的諾言，到底是否算數抑是不算數？如屬前者，則根據停戰令來談軍事問題，則任何軍事問題都可得到解決，根據政協決議來談政治問題，則任何政治問題都可得到解決。而且只要承認停戰令與政協決議及其他一切爲有效，則軍事、政治問題都用不着談，能照舊辦就好了。反之，如屬後者則則則則張的打，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圖爲迫使中國民主運動的投降與消滅，即所謂政治解決，和平調處，共同會談，也是爲的要使中國民主運動的投降與消滅。而且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等等，已經談好了的無效，又何必再談？雖然再談好了，什麼協定、決議，又何能期其有效？

所以把雙方開出的價錢，拿來論斤較兩，是用不着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雙方承認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爲有效了，然後才能從其各自所開價錢中，指出那些是合乎停戰協定、政協決議的，是好的，是中國人民所能接受的，是能有於於中國民主建國的實現與完成的。那些是不合乎停戰協定、政協決議的，是壞的，是箇外生枝，是中國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是反而有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投降與消滅的。如以此標準來衡量國方聲明中的八點，換言之，如根據停戰令與政協決議來衡量國方聲明中的八點，則每一點都有問題，例如第六點「國內之地方政權問題，由重組後之國府委員會解決之」，則與政協決議不符。關於政協決議，應根據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暫維現狀，以待政府改組後實施地方自治。此外各點，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論列；在正中間談論時，自會有人逐條詳論。總之必要雙方承認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爲有效後，一切才有着手餘地，這樣，則第三方面人士的意見，也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其在連日商談內容，自不能成爲定論，我們更不必加以斤較兩的衡量了。

然則這次談商的前途怎樣呢？根據上述，我們當然不能單講根據雙方所開價錢及第三方面意見來判斷，還要看和談前、後，中的事實表現，這就是說不但要看「說」的，還要看「做」的；而且主要的是要看做得到怎樣？言雖美，是和談空氣最濃厚時候，但同時，也是軍事佈置、內戰宣傳最積極的時候。試看敵人在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一面佈置東北軍事，一面佈置平漢北段軍事，而且藉下海口說：三五個月內就可獲得全部軍事解決。南京一面派大員赴瀋陽接洽商，一面又大做戰

連魯迅的著作都沒有讀過。他怎能認識魯迅？怎能知道魯迅的好壞呢？筆者聽了這些話（不是看了這些文）以後，更覺得奇怪。為什麼認識一個人，一定要憑他的著作？難道不可以憑他的行為嗎？如果是一個異時代的古人，或者說他的行為已不可考，只能憑他的著作。為什麼一個同時代的人，不應該憑他的行為，從他所做的事去認識他，倒應該從他的著作去認識他呢？

中國古人就說過：「始善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就是古人根據他的經驗，知道許多人言不符行的。開始他太老實了，上了當，後來他才提高警戒，說：「不要再看那個傢伙口裏說得好聽，還要看他做得怎樣。」

如果古人就那麼太老實下去（今人也是一樣，連我們包括在內），專門相信那些傢伙會聽過什麼莊嚴的命令，提出過什麼有效的保證，宣示過什麼四項五項的諾言，乃至親筆簽過什麼字，親身領導全體代表通過什麼紙上寫的決議案，就憑此來下斷案，以為一切都解決了，「萬事大吉！」那你就上了那些傢伙的老當。「好話說盡，壞事做盡。」那些傢伙就靠這種手段自己的信譽與人人格的勾當來玩弄天下人，你能說認識一個人不應該憑他的行為，而應該憑他的說話和著作嗎？

那麼，沈先生會不會讀過魯迅先生的著作，而却說魯迅先生，還有什麼奇怪呢？應該，奇怪的倒那是些人自己！（元）

，到處舉行座談，向南京市民鼓吹內戰，鼓吹反蘇。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顧實主持之座談會中，中央政校某教授更發言：「魯迅不宜以政治方針解決，除非將中共武裝全部消滅；某御用國大代表更說：「一治本方法，先以原子彈炸毀魯迅，治標辦法，再以美國武裝消滅中共。」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件事，就是各黨各派及社會團體聯袂起京，聯袂大努力來從事謀商，以挽救危殆的分裂中國，正如挽救垂危的病症的救濟一劑的時候，蔣主席同時飛往台灣巡視，這對於談商的空氣，已顯得張不調和，這不能不令人懷疑當局對於談商的誠意問題，也不能不令人懷疑當局對於魯迅的誠意問題與談商決議的誠意問題。這就更不能不令人有這種想法（雖然任何人都不能這樣想）：這的確是重要的把關，真的花樣。

一、拿和平的旗號來迷騙渴望和平的全國人民，因為再和平，全中國人民就不能繼續生活下去；二、拿和平的旗號來緩和國際輿論，尤其是中美兩國人民的輿論，對於美國蔣家政策，常見攻擊的攻擊，尤其是聯合國大會已經列入議程對於美國駐在菲律賓軍隊的數目與駐地的調查之後的譴責；三、拿和平的旗號來籠絡、迷惑，乃至挑撥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忠厚長者，待以籠罩、分裂民主陣營中的步調；四、拿和平的旗號來迫使中共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在和平的大帽子之下，不能不承認，不贊成就是你不要和平，就是你違反了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而必然要遭受唾棄；五、拿和平的姿態來掩飾它在一個軍事行動之後，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來進行一個更大規模的新戰爭，或并不休息，就歇着打下去，仍然拿旗號來掩護打；六、拿和平來掩護戰爭，拿旗號來掩護打，亦即軍事行動造成既成事實，隨即以談判來把既成事實合法化，在目前就是拿談判方式來把既成事實的滋陰、荷澤、承繼、張家口等地區合法化。

總之是以不變應萬變，堅持內戰、獨裁政策，反對一切民主運動，逐漸達到中國民主運動的投降與消滅。不過要注意，這不僅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美國政府及其調人的批准，這一政策是無從執行的。因此，對於這次和平的既定政策，而且不經過美國政府及其調人的批准，這一政策是無從執行的。因此，對於這次和平的既定政策，對於蔣高橋的認識，我們應該要堅持這樣一個看法，就是決不能對國美兩方存在任何幻想。然則這激烈的和談又會毫無結果嗎？事情却是這樣簡單明瞭，一年來的積極公式是：軍事未備妥當的時候，就主張政治解決，和平解決，備妥當了就打；打到又需要備妥的時候，又喊政治解決，和平解決，新的他置好了又打……一直打到中共及中國民主運動的投降與消滅，這是國美兩方的既定政策，主要要求，所以這次和談的成敗，我們只能這樣說，其關鍵完全操之於國美兩方。

但我們有這樣一個信念：中國民主運動的是否投降與消滅，其關鍵完全操之於中國人民。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二日于陪都

那末新的大戰是否即注定了不可能避免呢？
一如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是肯定的答覆兩個問題的

前面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母胎內包含着戰爭的胚種，但是戰爭的可能性不就等於戰爭的現實，絕不能因此墮入悲觀的定命論。認識這種世界大戰無法避免。相反的，我們堅決相信進步的集團，前線的階級終能為整個人類探出避免戰爭的和平安全的道路。

不妨拿第一第二次大戰的經驗來證明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組織有社會主義國際。當時大戰的希望是寄托在這個代表當時勞動階級的國際組織的身上的。一九一四年，巴黎爾宣言曾經鮮明的規畫出未來大戰時勞動主義排擊性質，號召各國勞動階級來反對戰爭。當時勞工階級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後來隨着第二國際的破裂，一個力量更加削弱了，然而儘管如此，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俄國勞工階級仍然高舉着反對戰爭的旗幟，他們的行動，使沙皇政府崩潰，為後來的世界建造了一處永遠爭取和平安全的堡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經有了進步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力量存在，不過這個力量還不夠強大到制止戰爭吧！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帝國主義陣營內出現了直接以戰爭為號召的法西斯國家，兩時在和平安全的陣營內也生長起來了強大的蘇聯，出現過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西班牙的共和政府。這時，蘇聯提出了保證安全的蘇俄來保衛世界和平，正如當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所指出，奧破壞和平的德意法斯合作是不可取的，

只有集體的力量侵略，提高國家的威信，才能保證的保衛和平，英共亦會對希特勒的危險性提出警告：「世界和平的命運已在天平上了。希特勒的行動直接的威脅着英國的人民。若非法西斯侵略立即停止，法西斯的飛機便立即在布拉格上空飛翔，而且無人得知離又將是下一次的布拉格。」當然世界如果能走集體安全的道路，一定能夠免去第一次大戰的慘禍。

然而當時歐洲人民的力量仍舊是不夠強大的，東歐和巴爾幹的一些小國還是封建反動的統治，有些甚至就是法西斯意識的衛星，共和的西班牙被出賣了，這些情況就使得英法的統治集團能夠肆無忌憚的運用「索尼羅主義」和「鐵道主義」。英法德美四國的統治者共同準備了戰爭。張伯倫曾經提議組織西歐四強（英法德意）同盟便是軍事的歐洲反動勢力互相結合的例子。英共曾經指出過這四個國家條約的真正目的：「張伯倫想成立和意德法四強條約的目的，就是要成立一個反對歐洲小國和蘇聯的條約。這種政策的唯一結果便是使捷克歸德，且給納粹以新的資源與新的刺激，以策勵歐洲，加給對英國的戰爭。」英法德意四國行動陣營的勾結增加了法西斯集團追求戰爭的速力，勞工陣營的分裂與不團結現象，人民的覺悟程度還不夠清楚，索尼羅主義的破壞，世界才又走上了法西斯份子所追求的戰爭前途。

不過，即使如此，第二次大戰的發展方向仍然是和勞動集團的集體安全相的。歐洲人民的覺悟程度，覺悟的組織，隨着希特勒勢力的變遷，迅速提高了。巴黎淪陷以後，法國迅速組織了地下軍，實現了人民的武裝，在其他各國，遊擊隊的組織，也風起雲湧。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在法國通信業的進攻下參加了戰爭。戰爭獲得了反法西斯的正義性質，成為一次爭取人類的搏鬥。人民的願望，人民的意志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兩次大戰的經驗證明，反動的力量在存的地方面時有人民力量存在。前者是戰爭的圖謀藉口，後者保障安全與和平。依靠人民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法西斯的暴力下獲得了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戰後美帝國主義的獨斷世界的武力威脅中，世界有着和平安全的堅強的保證。

五

兩次大戰產生了出乎帝國主義意料以外的結果，世界是日益向着人民的願望來變革，而不是按照帝國主義的意圖來發展。兩次戰後，儘管立憲就有着戰爭的慘劇，但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向仍然是沿着人民的和平民主安全的願望的。基於這個事實和理由，斯大林正確地指出，現在只有戰爭的威脅，還不是戰爭的實際危險。

抗戰戰爭的帝國主義力量更加縮小得多了。第一次戰後的英法德意四個集團共同準備了戰爭，現在只有英美兩個獨立集團了。再加上兩個國家內是以相對消的人民民主的力量，這批帝國主義集團所有的實際力量所能做到的戰爭動員的弱得多了。另一方面，歐戰的許多國家，就連英國多次想拉進「西歐集團」的法國在內，已經走進了反戰爭陣營的序列，昂首步入了新民主的陣地。為英美所堅持不放的意大利和希臘，國內的民主勢力也在滋長，他們隨時可能成為反帝國主義集團的一翼。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集體依賴以進行戰爭的武器，越來越不容易利用了。斷絕世界局勢的分野，帝國主義的世界陷落了，人民有力量埋葬帝國主義世界，就有力量埋葬戰爭。
我們可以斷言，把希望寄托於人民和平事業上的，前途正如旭日之東出，把希望寄托於戰爭之上的，我們看着他們逐漸的被滅吧！



向人民學習

學習漫談之七

劉文苗

「教人民進步者，
拜人民為老師。」

——兩行知：「民之
所好」第一首。

舊曆禮拜以前的一個月夜，四位朋輩在一起聊天，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一個話頭接着一個話頭，「向人民學習」，也會作為中心而被熱烈地爭論。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層朋友對一個問題在最初是持否意見解的。他說：「向人民學習，除了時髦之外，實在沒有意思。如果說人民是該廣大的工廠為主要内容，那末，請問：他們中的許多人，連數都不會算，買一雙鞋或買一雙襪，該多少錢都弄不清楚，我們還能從他們那裏學習到甚麼呢？」

這位朋友的這一見解，經過反覆的辯論，終於自己收回取消了，但將近一見解的，也許還有不少的人，所以在這裏再提出來說一下，我想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在人民中，有許多人，由於被

割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由於被生活的担子（苦重的勞作）壓到連喘喘的時間也沒有，的確是連數都不會算的。但是，任何一個人，都會有一點生活實踐的經驗，農民，懂得怎樣耕田，工人，懂得怎樣製造，他們懂得：地主怎樣把他們辛苦了一年才收獲來的糧食搶了去，廠主怎樣以增加工時減低工資來榨取他們的血汗等等。

只要我們抱着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人民實際一點，不如我那位朋友一類人心目中那樣的無知。蘇東坡在「書戴嵩畫牛」中曾描寫著：「蜀中有杜處士，好畫畫，所賣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裏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鬥牛也，牛鬥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鬥，誰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辨當問奴，鐵官問婢，不可改也。」本年四月初吳王若飛先生等一起由滬飛鄂預命的黃齊生老先生，在「社會大學的我見」（載民

主聲月刊二十五期）一文中也說：「我是最佩服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一句話的，許多大師宿儒，各人顧彥，固然是我的老師，辯論家夫走卒，婦人孺子，如我計算，所得教訓，又豈少嗎？他不具鼻，我在上月乘馬渡河，行至中流，馬忽迴旋，牽拉不聽，遂於跌下，幾翻落水矣！岸上一婦人，駕我大聲疾呼，呼令左牽，馬得躍起，而我幸得免於滅頂之災。更載青年乘公共汽車由黔赴漢，車身甚搖，我手拉窗門以圖穩定，旁一鄉下後生告我，謹防窗格脫下！余轉縮手，而窗格悉落，只今十指完好，不說麼人，這位鄉下老對教育之恩，實在太大。」

一個名家也有不如不懂藝術如何物的牧畜的地方，黃齊生老先生，要不是那個婦人，也許早在四月八日以前就已死於非命了。從此可知：向人民學習，確從被動的學習，學習知識來說，從連數都不會算的人民那裏也可以學到寶貴的教命的東西。「中國人民中間實在

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毛澤東先生在「組織起來」一文中的這幾句話，只要我們環顧一下周圍，就不難得到證明。

我說學習知識是狹義的向人民學習，這是因為向人民學習，除狹義的一面之外，還有廣義的一面，廣義的向人民學習，是甚末意思呢？意思就是：了解人民的一切。條列起來，即：

- 第一，了解人民的風習——包括人民的語言、習慣、趣味、意識等等。
 - 第二，了解人民的經驗——包括人民的生產經驗與鬥爭經驗。如他們的各種知識、歌謠、故事等等。
 - 第三，了解人民的生活——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困難、痛苦、要求、思想、感情、愛惡等等。
- 因為我們學習的唯一目的，是在為人民服務，是在改革現實，而改革現實，就必須依賴人民自覺奮鬥的有組織的鬥爭，沒有人民的鬥

（下接十六頁）

哲學講座

新哲學教程

(廿九)

侯外廬 著
羅克汀 合著

第五章 唯物辯證法諸法則

本章引論：關於唯物辯證法諸法則之發展的問題

究竟唯物辯證法基本的諸法則是那幾個呢？關於這個問題，F.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經這樣地回答道：

「……辯證法諸法則，是從自然和人類社會歷史中抽取出來的。但是它們并非別的，却是這兩個歷史發展領域中最普遍的。就實質論，它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法則：量變質和反過來質變量的法則；對立體相互貫透的法則；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當然，F. 恩格斯所指出的這三大法則，是曾經被黑格爾在觀念論之領域內加以發揮過的。正因為黑格爾將辯證法諸法則看做不是從自然和歷史發展領域中抽取出來的一般規律，而是看做「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之展開的結果，因此，在黑格爾的基礎上，辯證法諸法則是被顛倒了的，被觀念論的神祕色彩所染了的。黑格爾辯證法的諸法則使許多不可理解了。澄清了它，挽救了它，把它從觀念論之束縛底下解放出來，這是馬、恩的責任。辯證唯物論之成立正是這一任務之完成。我們在這裏必然要指出，黑格爾辯證法則決不是二元性的東西，它僅不是純粹是觀念論範圍以內的辯證法則，因此，它是不徹底的。唯心論的實質，阻礙了它，使它在辯證法則之徹底應用和展開上，不得不降進了奧古人妥協的地步。卡爾·馬克斯和F. 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則，使之徹底革命化。因此，F. 恩格斯曾經指出，徹底的唯物論必然是辯證法的；徹底的辯證法必然是唯物論的。

卡爾和恩格斯都沒有寫過完備的辯證法的書籍。在馬、恩合作的初年，大體上，卡爾偏重於哲學之研究，即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論與史學之形成，而恩格斯則偏重於經濟學方面之研究，這時，卡爾主要之著作是「哲學之貧困」，至於「神聖的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兩書，雖然以卡爾兩氏的名義發表，但大部份是由卡爾執筆的。至恩格斯主要則是完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一書。在後期，卡爾之研究轉向經濟學之領域，而哲學之研究的任務就更多地落到恩格斯的身上。「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以及「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等三大著作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筆。大約都完成於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的時期。

在「反杜林論」及「自然辯證法」中，F. 恩格斯曾將辯證法三大法則予以詳細的發揮，當然，F. 恩格斯也曾將對立統一的法則作為辯證法底中心法則。因為，事物自身有了內部固有的矛盾，才有運動變化。有了運動才有事物發展之過程（質互變）及其形式（否定之否定）。因此，對立統一的法則應當是唯物辯證法底中心法則。不過，無可否認地，將對立統一的法則當作是唯物辯證法底中心法則，這一個問題，在馬、恩的著作中，并未予以應有之強調，更未予以應有之發揮。強調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底中心法則，並予以詳盡的發揮，這一個光榮的任務，是落到了伊里奇的身上。

伊里奇明確地強調的指出了對立統一法則為唯物辯證法底中心的或核心的根本法則。他首先認為從本質上講事物發展底自動性，這是科學的發展觀。在「哲學筆記」中，伊里奇曾經這樣地寫道：

「運動和自動」，這是一件事！「自立的」，「自覺的」，內部必然的運動；「變化」，「運動和活力」，「自動自覺原則」，對於「運動」和「行動」的推動——雖相信這些都是「黑格爾的傾向」，是抽象的和抽象的黑格爾傾向！這種本質，正應當揭發出來，了解它，挽救它，澄清它，馬、恩和恩格斯正做了這些工作。」「運動是連續（指時間和空間）和中斷（本指時間和空間）底統一，運動就是矛盾，是「底底統一」。

由此可知伊里奇曾指出矛盾是事物自動底源泉。他認為只有唯
物辯證法才能把發展了解成「統一體底分裂與互相排斥的」。對立方及其
相互依賴的關係。只有這一種發展觀才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據着，
伊里奇即指出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底核心的根本的法則。我們且
看他自己的話語：

「就本質上講，辯證法是研究客體本質中的矛盾。」
「將統一體分裂為二，而認識它的矛盾部份——這就是辯證法底
實質。」

「從世界一切過程底「自動」上，從它們的自動的發展上，從它
們底的生活上，去認識這一切過程、過程的認識底條件，就是把它們
當作對立體來認識。」

「辯證法這種學說就是討論對立體如何能統一，在何種條件下它們
成爲統一，由此轉變到彼，爲什麼人底理知不應把這些對立看成死的
，固定的，而要把它們看成活的，有條件的，運動的和由此轉變到彼
的。」

「簡單地說，可以把辯證法解說爲對立體統一之學說。這樣的
解說就抓住了辯證法底核心，但這還需要加以說明發揮。」
伊里奇不僅把從這到彼及從彼到這的轉化法則及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看
作是對立的統一底核心的根本的法則之展現。而且也在概念，範疇當中，
看到了對立統一的法則之具體體現。因此，伊里奇又曾指出：

「不只是對立體底統一，而且還有每一定義，每一質地、特徵、
方面、特質之轉變到另一個（它自己的對立方）」。

「平常的概念包括着差異和矛盾，但不包括由此到彼的轉變，可
是預知是重要的。」

「人類的概念不是不動的，它們永遠地運動着，由此轉變到彼，
由此轉注於彼，不這樣，它們就不反映活的生命。概念底分析，對於
它們的研究，「運用概念底藝術」（恩格斯語）——這些常常要求對
於概念底運動，它們的關係，它們的互相轉變的研究。」

「認識這向客體的運動，常常只能藉着地進行着！需要要正確地
落入而退出，爲要更好地認識（認識）人類的歷史。」

唯物辯證法是一種科學，他當然也是發展的，它決不會停留於任何一
個階段上，辯證法底法則問題，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列寧關於
唯物辯證法底核心法則：對立統一的法則底研究是光輝地發展了馬、恩底哲

學的。他底研究成果當是珍貴地放進了馬列主義哲學寶庫之中。同
樣，我們認爲斯大林關於辯證法則的研究成果，也是應當被放進馬列主義
底哲學寶庫之中，而明顯地，他的研究正是光輝地發展了和豐富了馬、恩
、列寧導師底研究成果的。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書第四章第二節「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斯大林曾經如下地寫道：

「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黨的字句觀。這個字句觀
之所以稱爲辯證唯物論是因爲他對自然界現象之態度，他研究自然界
現象之方法，他對這些現象的認識的方法是辯證的，而他對自然界現
象之解釋，他對自然界現象之了解，他的理論是唯物論的。」

「辯證法是根本上和形而上學的直接對立的。」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有如下的基本特點：
（甲）：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互相脫離，互相
孤立，互相沒有依存的對象和現象之偶然的堆集——而看成是統一的統
一的整體，在這些對象，現象有機地相互聯結着，互相依存着，互相
範圍着。」

（乙）：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自然界不把牠當做靜止和不
動，停滯和不變的狀態，而看做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更新和發
展的狀態，在這裏永遠是某種東西產生着發展着，某種東西破壞着，
過完了自己的時代。

（丙）：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發展的過程不當做簡單的
上升的過程，數量變化不引起質量變化的過程，而看做這樣的發展，
在這裏極小的量變的數量的變化轉變到公開的變化，根本的變化，
在質裏，質量的變化到來不是逐漸的，而是迅速的，突然的，出之
於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過渡式的轉變，質量變化之到來不是偶然的，
而且規律性的，是看不見的逐漸的數量變化底結果的對象，自然

（丁）：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界的對象，自然
的現象都有內部矛盾，因爲所有他們都有自己正反面兩方面，自己
的過去與將來，自己的衰亡方面與發展方面，而這些對立的鬥爭，新
與舊之間的鬥爭，衰亡與生長之間的鬥爭，消滅與發展之間的鬥爭，成
成了發展過程底內部的內容，從數量到質量轉變底內部的內容。因此
……從低級到高級之發展過程不是在現象的和感性的範圍上發生的，
而是在對立，現象所固有矛盾的基礎上，在根據於這些矛盾而動作的
對立傾向之「鬥爭」上發生的。」

以上就是唯物辯證法底四個基本法則。（待續）



中國政治之路 (三十續)

十三 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是甚麼民主

或：和平建國所要完成的是甚麼國

鄧初民講述
司馬星筆記

在前一次，我們曾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作了具體的分析，說目前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要寬籌、實行以至實現停戰協定、政協協定和整軍方案的階級，一條是要動搖、修改以至推翻停戰協定、政協協定和整軍方案的階級。我們說，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差不多已經利濟高潮；三個交戰，究竟是實現還是推翻？我們的國家，究竟是走向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國還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獨裁去？

就着鬥爭的結果如何。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危機雖然嚴重，但我們也有說，和平民主的方向却是確定了的，不能推翻的。因此，無論兩條路線目前鬥爭得如何劇烈，反民主勢力如何強大，民主革命還是要成功的，和平建國還是要成功的。

不過，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究竟是甚麼民主？和平建國所要完成的究竟是甚麼國呢？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當前的今天有三種民主：一種是舊型的民主，一種是新型的民主，一種是最新型的民主。如前所說，像十七、十八世紀英美法等國資產階級革命所完成的，就是舊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把專制政權打倒以後，馬上就建立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初期，原來所謂自由平等的民主改革，多多少少是事實，因為那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還不很尖銳，階級分化亦不甚明顯；所以那時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口號，也還有些名符其實的成分。不過，資本主義條件的發展，資產階級愈強大，那些民主的法律，就只是形式罷了。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是資產階級專政。新型的民主，雖然在社會經濟制度上并未超過資本主義，但在政治的領導上却不是單純的資產階級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產生的一些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波蘭、南斯拉夫等國，就正是這樣。換言之，在新民主的政治領導上，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各階級的聯合政權。最新型的民主，指的是蘇聯的民主。本來俄國在二月革命的時候，還是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到了十月革命，則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革命的結果便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亦即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民主——最新型的民主；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即是真正大多數人的民主，最高度的民主。它是對付什麼一些少數人的專政呢？是對付資產階級的專政，因為當時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如不用專政的手段，它就不能壓倒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到了一九三六年蘇

聯公佈新憲法的時候，就無所謂一階級專政了，因為沒有了封建階級，沒有了資產階級，舊的一切階級都沒有了，有的只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也已農化了，那裏還有什麼階級呢？蘇聯就是由這些人領導建國，就是由無階級的大多數人領導建國，所以是最新型的民主。今天世界上，既然有這三種民主，那末，中國的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究竟是那一種民主呢？或者說，和平建國所要完成的究竟是甚麼國呢？是不是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一黨專政的國家呢？不是的，這樣的國家，已由反動集團在過去二十年的統治中表現出其反人民的性質，正是民主革命的對象。是不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舊型的民主國家呢？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直到今天，無論經濟上政治上都還很軟弱，同時，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政治上強而有力的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至進步人士的共產黨，所以不能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舊型的民主國家。但中國亦還沒有具備必要條件，因此亦還不可能建立一個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的最新型的民主國家。那末，中國究竟要建立起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呢？

中國抗戰了八年，在抗戰期間，曾建立起

包括工、農、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以至中小地主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現在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這種民主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民主，這種民主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舊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亦即資產階級的民主，最新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亦即無產階級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則是各階級聯合對地主、大資產階級、大買辦階級的專政，亦即各階級聯合的民主。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是代表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國家制度，它代表了三百萬萬產業工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幾千萬手工業工人與半無產階級的僱農的利益，又代表了三四萬萬千多萬農民的利益。同時，它還代表了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進步人士以至中小地主的利益。因此，這樣的國家，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一要求

的國家。
 一定有人會問：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既是代表各階級的利益，難道各階級本身之間就沒有矛盾了嗎？我們說，階級與階級之間，是一定會有矛盾的，因為階級與階級之間，必然會有不同的要求，硬要將這種不同要求硬行揉雜，那是虛構的錯誤。不過，各階級之間，雖然會有矛盾，但也有共同的要求，這就是政治的民主。因此，各階級之間，可以在共同要求中獲得解決，亦即可能在各階級的共需要中展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建設。

在軍事，我要順便解釋兩個說到的兩個名詞，即民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這兩個名詞本來是同一意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對以辦實業階級而言，後者是對外國人作買辦起家是與外資而其利權的，是奴性的。前者是土生土長的，是自力而生的，自立的，用一句話來說：後者是洋資產階級，前者則是土資產階級。自由資產

階級是對獨佔資產階級（托拉斯、卡迪卡）而說的，後者則認爲自由競爭，才是正理。民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在今天的中國都是受壓迫的，都是同意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的。再則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中國目前之所以不能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就是因爲中國的經濟還非常落後，地主對於農民的壓迫非常殘酷，農民要將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交給地主，封建制還是保留着一切，使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中國雖然也有很少的資本家，但少數的資本家却受着帝國主義的與封建勢力的嚴重壓迫。在這種條件下，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務自然是反封建。在把這個革命任務完成以後，經濟亦將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例如進行土地改革，造成工業化近代化的條件等等。因爲不解決土地問題，工業化就將不可能，這不僅是工業的原料需要農民生產，而且工業的成品亦將農民消費。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波蘭和波斯夫都是採取沒收地主土地的方法，但在中國，目前是否應這

樣做，還待考慮。東北及其他解放區，已實行沒收地主的辦法；一方面是要地主減租減息，一方面是要農民交租交息，並採用邊工邊工的方法，以爲高利貸農業的生產。在工商業問題方面，則是以國營、私營及合作計經營三種方法來使它逐漸達到工業化近代化。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經濟政策的執行，需要一種能夠執行這種經濟政策的政權，這就是政治如果不能民主化，那經濟就不能工業化。所以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必須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來執行。因爲經濟是政治的基礎，而政治又是推動經濟的動力。在今天的中國來說，如果政治不民主，便一切部談不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

封建法西斯的壓迫之後，如前所說，建立一個統一的各民主階級的聯合政權。這種政權構成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的集中，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它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這種政權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新民主主義的一切武裝力量，是屬於人民的，其責任就是保衛國民衆，與一切屬於少數人與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和警察等完全不同。

文化也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實現這樣的文化、經濟、文化，中國就可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成爲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不但不能排斥發展資本主義，相反的，它正要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以資本主義代替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無論如何是一個進步，是於各民主階級都有利益的事情。

這樣的國家，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要走向社會主義，但今天中國却還沒有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樣的國家，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各民主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只有在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之下，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文化，中國才能變成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國，經過一個階段，然後把中國推進到無壓光明的幸福無邊的理想國去。

全中國人民，都應爲這個理想而鬥爭，而在今天，則應爲新民主主義的實現而準備付給自己的一切。

(待續)

與王芸生先生論大公報書

趙則誠

芸生先生：

又快到九一了。立刻便使我想到廿八年九一我進大公報的日子，你曾向同人介紹，也是對聽話的話；我們今天有三座，記者節也是大公報民國十五年天津報的報慶，而今天在重慶又有一位新的同事參加。

說語已是七年，窮兇不可一世，約希特拉垮了台，中國抗戰勝利了，却又從團結到了分裂，朋友們也離南北軍散，想來真是曲折，目前我在山東解放區旅行，離開上海也兩個月了。今天我轉從一百二十里遠外一個小村回到臨沂休息，桌上看到一份久違下的滬版大公報，我所愛過的一張報，我從頭看到底，真是從來沒有這樣仔細細細的看過報，我發現有幾個人利用了，我以親親的筆實證明做了這份宣傳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中央社，大公報替中央社做了一份份勤勞工作，替因替那些不正確的消息產生了不公正的言論，我看大公報如娘家，娘家被人污辱了，我覺得應該把我親親見的事實和感想提供你寫文章做參考。

「真倒想起一件事，有許多大因為我在大公報幹過一個時期就不免常問問關於大公報的一切，譬如組織和資本情形，幹路影響，什麼人主持言論，甚在再我批評分析

大公報何以能有今天的發展及將來前途怎樣呢？我當然知道的很少，但我不得不把這很少的事情實實人說，我覺得這些詢問者都是出於善意的期望，想到我自己對大公報的偏好，我覺得能給人家一些答復也是有意義的，就不知說得對不對。

譬如關於組織，我就說說初並不瞭解，現在也還不知道，由現在還派人經營，開始於民國十五年的天津，主幹人物有吳鼎昌（勳獎）胡霖（政之）張煥華（季雲）錢位先，吳鼎昌一方面喜歡官點東西，周知因幫他是金融界北四行（金城、實業、中法、大陸）的領袖，銀行家出錢高幾萬，多少帶點玩票的性質，沒想到附庸於大公報，後來居然大火的加進了他的政治活動，文官長等恐怕金銀大字的條件還小，大公報竟成了重慶。胡政之先生是新世界前主，抱負不小，文章也寫得好，但以文章論，他在大公報

却為張季雲先生的光芒掩蓋了，則是經過的才幹得到充分的發揮。談到張季雲先生都可真正是新開界了不恥的人，未進大公報之前曾幫于右任辦報，那時就幫胡政之之名。參加大公報之後，因為生活比較安定，才力就得到更多的發揮，雖在軍閥統治之下，但以出筆重而大顯，立於形放北方言論重鎮。十七年北伐成功，政治重心南遷，故在政治力量增長甚及的狀態下，說話寫文章比較在上海南京就便利的多。原來中國自有政府以來就以統治安穩出現，不論往古的皇帝也好，民國以來的軍閥也好，國民黨頭頭的國民政府也好，都是如此。他們對新聞記者看，就是「要不是起狗就是畜牲」。不過民國以來對報的局而和封產種民地動意味非常之嚴重，所以新聞記者要講話，樣樣完全是為國家民族老百姓的，那政府就視之有故意，要麼就是託庇租界，要麼就得聽中央

政府所在地這些大公報當時在天津，又在天津的租界上，說話比較便利，而張先生的言論講幾種表達技術也極高人一等。大公報之與國民黨政府發生深厚的關係，恐怕是在一九三三年，具體的事實是那年夏天在廬山張先生第一次談到介石先生見面而且長談數次，李公朴先生常常告訴別人，自那次之後他認定蔣先生及他領導的國民政府確可做為擁護的中心對象，那時候外邊的敵寇已經深入，內部也各處紛紛，團結以禦侮並實需要一個中心人物中心機構。固然以今日的眼光看來，這擁護的對象是成問題了，而當日擁護的方式也成問題。但我們對張季雲先生能評價為政論家，不能評價為思想家，思想家有隱見，擁護真無毫無保留，政論家就專論事，往往多所避就。大公報在抗戰以前的言論，有時固然很對（如對團結方面），對入民力量最顯露色彩方面），但終究比其他的報紙說說話，而且推廣出新，把獨立立的姿態做得十足，獲得也顯露是道，一般讀者喝采的地方也在這裏，抗戰發生之後，國內雖然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局面，但敵寇壓境之後，也把精靈的黑暗照映出來了，尤其是南京撤退以後，那時國軍簡直

是驚天動地，幾千里外都成戰場，滿全國是難民，先敗投降的情緒，是普遍而又濃厚，大公報當時可算講了話。當時大公報已遷武漢出版，據說實際到漢口負責的祇有張季氏先生和孔昭晉兄兩人，張季氏、孔昭晉編輯，張先生天天寫社評，一方面要政府要救濟傷兵，要士氣振奮，要軍心，一方面要警告國人高萬投降不得，一投降就是亡國滅種。之後武漢撤了。

和地位，張死之後張先生重心，俗話說「盛者難繼」，似乎就是「般道」。

很有力的，張死之後大公報的態度日趨趨軟，而張季氏硬硬的，一九三三年春因你作鄂南兩災民窮令刊三天重慶中原！而鄂南鄂西三天重慶中原！生後張都知道了這起主理言說的是王季生！你先生，因之有人批評你骨頭不如張先生硬，但到卸了罪不在你，而在於一方面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心反動到底，大公報再硬下去，就有被「接收」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在鄂南，你的意見竟不能與吳鼎昌胡政之的抗。他們一位要做官，一位要做生意，一位好處說，是維持事業，就不能不盡忠的理實多所避就。所以抗戰勝利之後，大公報管理得了政府二十萬美金的一救濟，在事業上也很快的復舊發展，但在讀者心裏却因為言論的日漸軟化而軟弱，而被厭棄了。所以這版大公報的銷數就不幸由十四萬五千份的創紀錄，驟降今天三四萬份的慘樣子。而尤其是你先生從重慶到上海主持筆政之後，更感得厲害。實在論者氣你比徐成先生他們大，但為什麼你到上海却處處做報紙銷數日減呢？原因倒很簡單，讀者的眼睛都不瞎，需要的主論在於公正

白。我之所以舉張明明的敘述這些陳年往事，倒不是尚址，而是許論大公報似乎不能原別的報一樣，其實本就可以看出嘴臉來，因為大公報除政治後台資本雄厚之外，還是以言論公正起家的，一談言論態度自然以張季氏先生和你為代表，自然也有許多別的朋友。不過我所知道大公報同人都有他的卓越和造詣，也都有新開記者應具的風采作風，除張先生已死外這些人，為什麼近年來漸漸對大公報厭倦了，許多忠實的讀者甚至都以爲季氏先生和你都受到政府和國民黨的大盤津貼呢？當然這很知道大公報同人的生活都很清苦，以你而論，要不是報館供給房子，以收入那麼少，孩子那麼多，恐怕就不能租房住，但人們為什麼懷疑你接受了國民黨的津貼呢？這不是從大公報的言論態度上去揣測？

的陣結局則就每況下愈漸感不支。大公報在這種時也警告國人分發不得，分發就要亡國，而對外呢屢屢強詞疾苦，指責美國兩面政策的錯誤及勸請美國政府政策的不可，但弄好弄不常，這些正確的言論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張季氏先生病死到達了高潮，張先生一死，大公報的言論態度做了直線的下降。正如武漢撤後以鄂南內戰形勢動了直線的下時一樣。原來大公報自與政府方面人物發生淵源後，一方面固然使你們講了話，一方面也造成了事實的發展和造成了張季氏先生個人

力，你先生却專負了你的筆，這樣下去，大公報的前途在危險，我每每跟朋友談到這一類的時候就不覺難過得掉淚。

和張你的關係，我這樣說：我像其他三十歲以上的北方知識份子一樣，初大公報都有悠久的歷史，我最初大公報是在民國十七年，民國二十年以後就很少聞斷。一九二五年我陷入新聞界，大公報也成爲工作上的課本。民國二十八年，你和季季先生的垂青參加大公報工作，我認爲是平生一件幸事。這報館以後季季先生因身體病弱不大常見，接辦的是日子特別，在這些日子裏存到苦悶苦悶文章，重談了你七卷六十年中國與日本這番長生文存還有別的著作。那時候國民政府的機構已加速腐化，新聞檢查工作也日復一日無道理，而你的社評和言論却是千方百計的求其公正正確。文字之外又常常聽到你對政府對蔣介石先生以及一切提攜人物和對我的批評。我可以說除了你對人脾氣惡劣之外，在工作上及其他方面你簡直把我認成一個對頭。後來雖然同業對你的嫉視日深，政府對你的迫害日甚，將我對你的敬愛和隨之的日高。甚至大公報的態度日見灰色漸漸被知識青年進步人士厭棄，若有人只攻擊到你個人身上的時候，我仍在文字上和談話裏寫你解釋表

白。事實上季季張就抹掉，因爲近年來大公報確實動了功效的勞。不幸的是國民黨和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是那麼不賞識不學無術。差不多三十年來一天一天腐化下去，到今幾乎沒有一個機構不是腐化腐敗，稍有骨氣敢講想做事的人無不被排斥得無足道或不能立脚，在當前的人却一天更加一天的腐敗成見與人民爲敵，大公報年年來閉目張目的寫這些人幕幕，你難得敢

發生氣，你能禁止人家說大公報的
主筆是魯滄貼而寫文章麼？我自己
始終喜歡大公報，敬愛你先生和原
有忠貞自好的大公報同人。我以為
一個獨立的報紙，忠貞的報人，覺
報也好，辱自己也好，我們不備忠
實於自己主觀的主張，且應該多體
諒客觀的事物而對之忠實。

以今天中國的情勢為例證，如
其短期間不能有強而有力的第三種
勢力突起，則國共兩黨的主張必有
一方面對中國老百姓更為有利，而
待我們抉擇贊同，且事實上國共兩
黨的鬥爭，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新聞記者理論上自然可以不參加實
際政治，你我也都不是任何黨員，
然而我們一動筆却必然與之有關，
所有這些實際也就有滋養動感的效
用。關於國民黨的作風你瞭解的實
在比其他人深刻。你去年今年發表
的長文「論蔣蔣亮」和「我對於中
國歷史的一個看法」，明眼人誰都
曉得你是對誰而發，而十年前你那
篇幾萬字的「十年觀劇記」不是對
國民黨盡了苦心的忠告麼？但近年
來國民黨怎麼了？安內以攘外的
不抵抗主義去過滿洲和北平軍閥
政府沒有丟過的土地，繼續以反共
為名不知屠殺過幾百萬有為的中國
青年，屢次喪失國際訂定對外關係
的協定條約，產生了歷史上未有的
漢奸軍，然而敵人敗降獲得勝利後
，仍以種種藉口動不讓政於民，且

變本加厲的不放下對肉體殺戮的屠刀
，又變本加厲的以顛倒時空的特奉外
漢，黨雖已成空架，但主宰者就不
情明目張胆得意洋洋的引用外力把
全國的財產看成私產，把所有中國
的老百姓看成敵人或奴隸，至於各
級機構的腐敗無能惡劣作風更屬中
外皆知，空前絕後。如果今天有人
再請你寫一篇「二十年觀劇記」，
恐怕你將痛心得無從下筆吧！

至於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我也
承認你知道得很多。但你大部份是
從文字上瞭解的，如果國共兩黨的
作風可以決定國是的話，我今天倒
願意提出幾點意見供你參考。

第一：共產黨今天確在將事實
簡釋老百姓做事，而且很有成效。
我自己是山東人，我久居於大後
方，所以我觀察事物容易得到比較
。兩個月來我無拘束的旅行許多
城市和鄉村，其進步和人民生活的
安定已到了一望而知的程度。過去
當新裝未收青黃不接的時候不知道
多少人要餓死，今天滿裝你肯下力
，絕不會沒有飯吃，土地政策的施
行不但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獲得了
可耕的土地，而且使過去許多不勞
而獲的寄生蟲參加了生產。野外是
一坡好庄稼，村子裏大街小巷看到
滿佈的紡車，唧唧的機織聲，人
人面色紅潤，個個喜氣洋洋，如果
不親臨斯境，簡直想不到中國有這
麼一個區域。老百姓生活改善以後

風俗行為一切有了顯然的改變。除
了邊沿地帶的屠殺以外，土匪路劫
小偷都成了不可想像的事。大鬧女
小媳都成了光屁股的孩子，幾十歲的老
頭老太婆都抽空在莊頭樹下上課，
我從來沒見到有賭博的場合，倒是
雖然在農忙的時候，許多村子晚上
演戲，演戲就是本村的男男女女，
說演就演。大後方報紙所說的殺人
放火，美產共委，開香廠，掠油除
，強迫婦女慰勞八路軍等等都是狗
屁！

第二：關於共產黨本身。共產
黨的領袖並不說共產黨是完美無缺
的你是知道了，我所遇到的共產黨
的工作幹部也不以為他們完美無缺
，甚至他處處先你而告誡出他們的
缺點在什麼地方。此外共產黨有個
整風運動，這個運動在後方的人頗
不容易瞭解，甚至被人作為攻擊的
對象，但整風運動實在是做人進步
的最好方式。這個運動簡單的說
就是遇事自我檢討互相批評，那怕
你是犯了很大的過錯，祇要你承認
錯誤，就可以得到人家的諒解。互
相批評是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動務
兵，這要叫通信員可以批評長官，
學生可以批評先生，兒子可以批評
父親，祇要你講得對，對方就承認
而日改正。山東人是有丁名的租
呀，但這種方法使一切人文明了，
因為在這種風氣之下祇能動口不能
動手，在這種軍人，官吏，共產黨

員都不是特殊階級，而老百姓的意
見誰都不能不尊重，最初也許是提
倡，而在却成了當然的事。政府加
給老百姓的負擔是輕微而又合理，
因為共產黨員的黨苦是誰都不能否
認的事。攤派抽壯；在這裏也不可
想像，每年兩次徵收公糧和田賦，
每個村子都是一兩天完畢，徵收完
畢立刻把徵收的花戶數目詳細的張
貼街頭。今天的糧賦這都貼在各村
子上，一目了然，誰都不能作弊，
誰都沒法貪污。大後方的報紙總管
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却不說共產黨
員貪污腐化，因為實在無話可說。

那麼共產黨腐化已經盡美盡善
了麼，那又不然。這裏沒有美國新
份洋樓豪華，穿衣服也都太不著
究，營養缺乏，日用品極簡，報紙
刊物單位太少，知識份子也不如大
後方平均的多，更沒有橫衝直撞的
吉普車，執行小組的美國朋友在臨
沂街頭散步，公安兵（偵察）就會
很和婉的以手指着簡佈方逃走，
想找消遣的地方也不易，不但沒有
娛樂廳咖啡館，且沒有四川那樣的
茶館。但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交通不便利到是有的，所以有
人力的浪費我們相當看不慣，此
外新解放區的黨委運動動輒便過去的
富農地主惡霸不舒服，即是大後方
報紙上天天宣傳的「窮人翻身」
，但我們一想到過去這些人的罪惡，
一日那些被害的人壽到出報的時候

，

他為什麼不算一算？窮人為什麼就不應該翻身？宣佈得窮們的難民談話，這些難民是什麼人，我所看到的村子，那些當過漢奸害過老百姓的都跑了，跑到後方成了「上賓」。而且究竟多少難民流亡了呢？徐州據說有三萬山車南去的難民，但山東有三千八百萬人口，這難民是山東人口的百分之點幾呢？

另外關於解放區的情形我有個疑問，也可以供你參考，我相信你絕不會說我是在替什麼人做宣傳。因為大公报也可以派一個人到這裏，或者你先生也可以到這裏看看，以你的學問和經驗，你比我看的更深刻，更透徹，我以為我們一傳無益無效的新聞記者可以不用弄才氣而做專的動機，我們派回這種做法對國家民族不是有好處。

說到這裏就得回到我們談的正題了。共產黨如此，國民黨如彼，我們今天下筆立論，一除因得二的方式，已經不足稱為大公了。本報我們還可以寫點不切實際的交談或遠遠的藉藉拉丁斐洲的國際糾紛，但不幸的是我們是中國的新聞記者，中國當前的問題又是和平民主的問題。「你們都放下武器罷！」那句話說了等於沒有說，無已，祇有對是非曲直有個明白。我覺得一個外國記者或政論家，今天已臨到抉擇的時候，報紙的生存，或非你個人所能決定，但良知的信任，却來源自己一念之間。我們的言論如

不能平天至公，是非分明，那麼必被公正的讀者厭棄。甚至被利用之後且被遺棄。記得李季先生在臨去世之前曾在接受美華里校紀念章時發表公開講演。說：「大公报之成功，在於平偏失敗，而通常報紙的失敗不外兩者。一是政府壓迫，二是跟隨政府。但在兩者壓迫的場合，我們寧以政府壓迫而轉刊，不願被讀者厭棄。」並且補充說：「目前政府的抗戰國策是對了，所以大公报擁護政府。一旦政府政策錯誤，大公报一定反對政府。」平心想想：難道今日無限的擴張官僚資本，如外國的自發的無限制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是合理的？難道引外人以消滅我們的軍事政策武力統一政策是合理的？難道繼續一黨專政，官僚政治，和上下交相貪污的政治行為是合理的？難道查禁書報，（某些地方連大公报也會被查禁）取消教授，以特殊階級學徒的教育文化政策，混合印的？事到今日，連國民黨手腳人的夫人都改稱了，難道內戰之制始領事者比主張和平的孫科嗎？人還更忠實於三民主義和國民黨？

就重了一夜，身體是疲倦得很了，精神上却大略愉快。窗上已浮起濛濛的曉霧，推開的窗簾嘩嘩聲呵不中聽，傾聽是一個光明燦爛的徵象。立覺從北方的天氣是涼爽多了，上海日漸恐怕將在寒雲籠罩中，希望你多保重你的身體。盼姊妹們也問他們好。

（轉載 女界 第二二期）

（上接第八頁「向人民學習」）爭，任何英雄豪傑也不能把現實變革過來，然而，人民沒有組織，也就不能爭，人民沒有覺悟，也就不能組織。怎樣才能使人民覺悟過來？怎樣才能使人民組織起來？怎樣才能使人民行動起來？使「怎樣」變成「實際」的方法怎樣，除了向人民學習，了解人民之外，說從歷史經驗中與外國經驗中，也無法完全獲得的。

無論怎樣了解人民，組織人民和指導人民行動，我們都不得了解人民。假如我們不懂得人民的語言，實際痛苦，切身要求，以至鬥爭經驗，只是假裝聽的作一般的談話，我們就休想喚醒他們。假如我們不根據他們的痛苦，困難和要求而給予適當的解決或滿足，我們就休想組織他們。假如我們不去調查他們的生活，不去傾聽他們的呼聲，不去綜合他們的經驗，而自作聰明的憑空臆造出一套綱領、政策、辦法來，那末，人民都便已經覺悟起來組織起來，他們亦休想他們能夠實行我們的號召。抗戰期間，每一個中國人民，都已覺悟到非打倒日本不可，可是，政府的許多政策方法，如徵兵之類之所以到處碰壁者，原因就在這裏。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羣眾中去者，其全部意義，也就在這裏。

自然，了解人民，向人民學習，並不是要壓迫他們那些消滅的殘餘的特性，如「農民小私有者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剛硬的執拗性」（何農語），「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散漫、自由、搖擺以及各自為政等等」。不是的，這些落後的東西對於喚醒人民組織人民，對於革命現實，不但沒有絲毫阻礙，反而會發生阻礙和破壞的作用。我們不特不要壓迫他們，而且對它們要像對垃圾一樣加以迅速的掃除。

緣木不能求魚，要魚子，只有到有水的江海河漢中去，要了解人民，學習人民的風習、經驗和生活，也只有到人民羣眾中去，與人民建立密切的關係，並鞏固和發展這種聯繫。

人民，並不是能我們周圍的人羣以外的，然而，許多的腦子，却常把人民看成是周圍的人羣以外的，好似存在於幻想中的或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因此，口頭上說愛密切聯繫人民，實際上却遠遠對離人民。人民，不但沒有把我們周圍的人羣除外，而且最真摯的人民還是我們周圍的人羣。所以要求人民，要向人民學習，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要緊 周圍的人羣，向周圍的人羣學習。